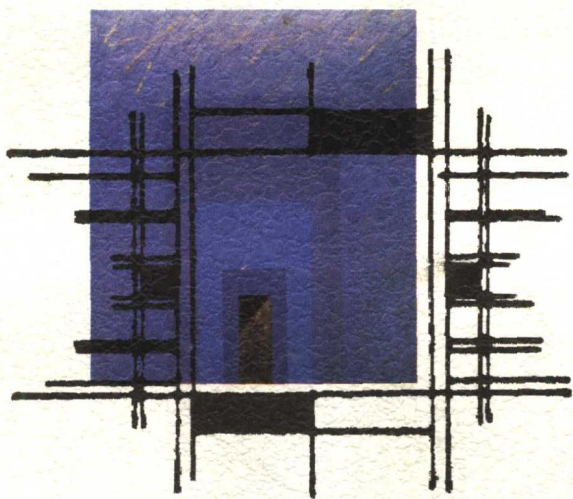




本世纪的未定稿

刘漫流 著



KOUMENZHE WENCONG LIU MANLIU ZHU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上海三联书店

7
BENSHIJI DE
WEIDINGGAO

本世纪的未定稿

刘漫流 著



KOUMENZHE WENCONG LIU MANLIU ZHU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上海三联书店

BENSHIJI DE
WEIDINGGAO

本世纪的未定稿

著 者/刘漫流

丛书策划/王 平 周爱华

责任编辑/邱 红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李玉英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商务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1—5000

ISBN 7 - 5426 - 1280 - 8

I·161 定价 14.00 元

自序

画家在画完了一只烟斗之后声明：这不是一只烟斗。这正好道出了我此刻的心情。当书写开始减速之时，我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期待中的结局吗？事实上我已为了一本“书”的诞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尽到了一个作者该尽的一切义务。但我仍然毫不犹豫地将它放到了引号中。引号之外代表了我对一本真正之书的期待，而这也正是作为未定稿的期待。

一个作者的愿望当然是向读者提供他的最后成品。但写作的生产不同于单纯的物质生产，这是一种自然与人为合作的过程，是一种需要经历不

本世纪的未定稿

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摒弃、自我改进的过程。“未定”主要不是针对写作的结果而言,而是为了强调写作过程的艰难。

因此,未定稿是一个借来的词,我用来表达一种心情,即:一切才刚开始。

中国人习惯于用“百年”来代指人的一生,距我初次命笔到现在差不多已有十几年了,而我仍然只是不断面临新的开始,无论是一篇文章,还是一本书,我都把它们当作一个开端,我把生命中每一点所得都视为一次新的馈赠。

虽然汇集在这里的全部文字的正式撰写时间,前后加起来恐怕还不到两三个月,它们中有的写于一天之内,最长的有一两个星期,其间经过多次反复,重写、增删和修订。绝大部分酝酿甚久,也有即兴的灵感。“未定稿”这个名字确实反映了我的实际写作方式,我自认尚未及信手写来、俱成妙文的佳境。可以说我度过的每一天都是这些文字孕育的日子,也是它诞生的日子,这也就是我没有在每一篇底下——署上日期的原因。

收获的季节与耕耘的季节互相重叠,这也恰好反映了我们这一类人的工作特点,而我同样深知每一种特点既构成了它的特性,同时也带来了某种局限性。我之所以要事先声明这一点,是为了强调一本书距离它事先的目标,总显得远未臻于完善,甚至连近乎完善都很难达到。非唯跟一本书的理想相距甚远,无疑它总显得有些不够,甚至远不及个人世界的一个角落。就我们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我们都处在这样一个角落,是角落中的角落。此外内心的世

界同样难以穷尽,每个作者只不过碰巧留下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记录。

“未定”亦有“题未定”之意。汇集在这里的文字,主要由一些札记、随感组成,反映了我对人文、社科等领域多方面的学术兴趣。但我同样必须声明的是,在这里“学术”这个字眼只是被一般地引用,显然就其中任何一个领域而言,我连一个专门家都算不上。就其中的单篇文章来看,当然各具一定的完整性,放在一起却只能说是“汇编”。我甚至绘制不出这样一张周详的旅行地图来概括全貌,所以这本书的编排基本上是随意的,感觉化的。它们多少都围绕着一本书,如果硬要给定一个主题的话,书本身就是这本“书”的主题,一本谈书之书。

从不同的角度谈论同一件东西一向令我神往,无论是一首诗,一幅画,一个广场或一座教堂,都只是围绕着书的一个环,简单地说是属于“环和书”的关系,由此形成一个书中的世界。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书也围绕了我。我是个生性散漫的人,也是一个好奇的人,散漫再加上好奇带给我的唯一好处就是漫无目的乱翻书,有时竟也看了进去,渐渐看出了一点门道。我看出来的世界渐渐变成了一本书,这个世界用书面语跟我交谈,我把世界当成读物,把自己当作它的一个读者。

我总是力争先成为一个优秀的读者,以阅读的热情拥抱世界,而后尝试进入写作。一切从阅读开始,而后他写下了第一首诗、第一本书。马拉美曾经认为世界的一切存在

都是为了一本书。他的原意可能是指一首诗、一本书的绝对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诗人都是同一个诗人,都在写同一首诗,同一本书。因此,不应从狭隘的角度去理解书这个字眼。在这里,一首诗、一幅画、一首虚构的奏鸣曲、一座教堂都可以被理解为一本书。而这本书不过是构成了世界甚或宇宙这本大书中的一册,一页,一个字,一声细语和一点伤痕。

我一直在思索作者与书的命运,直到我坐下来编成这样一个集子,我觉得自己仍未从两者的命运中彻底挣脱出来。于是我不得不尝试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因为作者正是这样一个叩门者,在其中最先听到的是他自己的回声。显然,我不是指那种必不可少的校阅,而是指相隔一定距离的瞭望,带有一定的兴味、癖好甚至苛求。除了工作中必要的自尊,长期浸淫其中,对某些话题的津津乐道,出于个人情感的偏爱、习惯、视觉盲点、自怨自艾或自我姑息、相伴劳作的满足感等等都会导致一种距离的阙失。声明“未定”,也是为了强调一种“已定”的相对性,就是说,他承认所选择的谈话方式带有主观性与局限性,他当然期望能在某些方面与读者心心相印,但这未必始终在作者的掌握之中。因此,“未定”事实上也成为对读者的一次邀请。

叩门者文丛
强调“未定”首先是为了吁请读者的合作,它基于对这样一种观点的认同:一本书最终将由写作与阅读这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共同构成。当面临某些人类共同的困境时,作者通常不得不采取某种自我的角度,自我的姿势,并且假

想此刻,在阅读中,跟他站在一起的不止一人,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调整一下姿势,以便于更好地通过书阅读这个世界。作者的尺度既然不能够替代读者的尺度,所以为某些特定的读者写作事实上是一句空话,——他不得不为自己写作。因此阅读的吁请不是谄媚,而是要求他们像作者那样首先成为一个自己的读者。

此刻,我意识到自己是完全孤立的,我想把这种孤立完整地留给我自己。就像一个正在迅速撤离工地的桥梁工程师,突然失去了回头一瞥的勇气。他在思忖从身后的这座桥上通过的将会是哪些人呢?探险家、孤旅、游方僧人、天涯断肠客、美学迷、风尘剑侠?或者是你,一个像我一样喜欢东张西望的人?但愿我们都不会在这种好奇心中走得太远,但愿桥和人都不会在半空中掉下来。

而合上书本跟铡刀落下确实有某种令人惊心动魄的相似之处,书不得不承受这一次次判决,能将书从这种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中一次次拯救出来的只有读者。但书本乞求的不是怜悯,而是饱含同情心的阅读。这也是构成一个优秀读者的必备素质之一,缺少这种阅读中的同情心,任何一本书的价值都难以真正地确立。而书和竣工的桥梁一样具有高于作者的权威和高度,作者甚至很难设想重新把它一句一句地再写一遍,除非再写一本书。书的唯一权威就在于它不动声色的冷静和耐心,借助这种耐心它坚信自己有能力将来自时间的磨损降到最低限度。

本世纪的未定稿

目 录

自序

- 1 世界在一本书中
- 9 失去了的欧律狄刻
- 19 尘世的视力
- 27 读物的时代
- 45 笔名史
- 55 字母二题
- 73 诗人和病人
- 89 飞翔的魔毯
- 101 阅读与倾听
- 113 7 的宿命
- 123 地狱游记
- 135 卡夫卡的儿子

本世纪的未定稿

- 151 隐身的写作
161 杀与看杀
175 预言的终结
187 数说
199 教堂一瞥
209 存在的广场
217 阿尔卡狄亚也有我
225 失败是蓝色的

239 跋

世界在一本书中

让我们假设有这样两个人，一个从未曾读过一本书的人走向一个读完了所有书的人，或者说一个学步的孩子走近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他读了所有到手的书。在这里，“所有”的意义应理解为仅为个人所有或必需。无疑，“所有的书”是个未知数，接近无穷大。另一方面，马拉美在一处确实写过这样的诗句：“肉体是悲惨的，唉，我把所有的书都读了。”——我承认，尽管我挚爱读书，并且从感情上无限地接近那位读书人，但如果能让我再次选择，我仍然愿意是那个孩子，就是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面临成为老者

本世纪的
未定稿

的可能性。仅从人必有一死、而死亡会不择时机地降临,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共同的死亡这一点,我才更愿是那个不幸在阅读中度过了一生的老者,面对穷尽了可能性的绝望和事实。或许这就是马拉美道说的肉体悲惨的真相,也就是说我不愿不读一本书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但我必须承认,世上确实存在着那从未读过一本书的幸福者,从未感受过一本书带来的快乐,也就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阅读与影响的焦虑。就像奥德修斯的牧猪奴欧迈俄斯得意忘形地宣称的那样:“吃和享受是这里的一切,因为神只愿意许可一件事情,其他的则都拒绝。”某些宗教学说的拥趸尽可把这种人捧成绝圣弃智、大彻大悟的圣者供奉起来,而我们只能算是爱读书的俗人,仅就爱读书这一件俗事而言。

那么有没有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呢?比如说只读一本书,这本书等于世上的一切书,一本绝对的书,就像沙盘中的一粒沙子。博尔赫斯曾经煞费苦心地为它设想了种种物质躯壳,假设它们就收藏在巴比伦的一个由无限数六面体回廊构成的图书馆里,按照博氏的说法,这个图书馆的存在是永恒的。所以它只能是一个球体,其完整的中心是一个任意的六面体(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六面体命名为土,一本书也是这样一个六面体,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人类以此不断地做着化方为圆的美梦),连在一起的书脊构成了墙壁。一本书,或许只是一本目录的目录,而一本圆形的循环之书,就是上帝。在这无比宏大的图书馆里尽管没有两本完全相同

的书,形形色色的书却包含着同样的要素:空格、句点、逗号或字母。或许它们只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阅读的欢乐就在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份未触动过的秘密财宝的主人”,而在“宇宙的某个书架上,未必见得有一本完全的书”——可能有一本书存在就足够了,因为早就有人断言:庞大的图书馆是无用的。

或许这正是一本沙之书,“因为不论是书还是沙子,都没有开始或者结束”,书页的数目不多不少,哪一页也不是第一页,哪一页也不是末一页,换句话说是无限的。一千零一夜可能就是这样一本书中的一千零一粒沙子,一千等于无限,加一夜就是无限再加上一。有的数字是无可移易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博尔赫斯另一个意见,倘若将一千零一夜改成九百九十九夜,我们都会觉得少了一夜。荷马史诗也正是这样一部书,这样一本书甚至不一定记录下来,以获取一本书的外貌。只要有人,就会有记忆,这样的书正是来自记忆的深处,反过来又为一个人、一个民族可靠地保存了记忆。

大部分人对此视若无睹,甚至断然否决这样一本书的存在,或仅仅只是把它当作道听途说。如果说有,也只在天上。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古兰经》就是这样一部天上的书籍,是书之母,当它降临时,那就是至福的降临;对于袄教徒它可能是琐罗亚斯德的片言只语;对于共产主义者,它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犹太教徒它是《旧约》;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它就是《新旧约全书》。

本世纪的
未定稿

西藏人有《格萨尔王传》，维吾尔人有《玛纳斯》，蒙古人有《江格尔》，它是《吉尔迦美什》、《吠陀》、《萨加》和《埃达》、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的《史记》，古埃及人的《亡灵书》，《诗经》、《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大藏经》都只是它们在时间的轮回中不断变化流逝的容貌。维吉尔是荷马的投胎转世，但丁接过了他的工作，莎士比亚、乔叟是他们不同时代的衣钵传人。而在时间的一个角落，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又用新的字体、新的墨水改写了其中的几页。打开这部书的秘钥一度又意外地流传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只虚妄的手接过了这本梦之书，永恒的书，书中之书，它版藏刊布于宇宙天地之间，而宇宙就是这样一座图书馆，可以将恒河沙数的星星设想为一本书，一粒沙子，一个字母。而人只是一个刹那的读者和瞬间的图书馆员。

诚然我们都经历过另一种意义上的一本书的时代，一本书排斥了一切书，——理想国里竟至无书可读！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时代，热爱书籍的人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着书，传递着书，或者以古老的方式复制着书，无论是手抄还是油印，无论是以血还是以泪写成，人们都把手边拥有的唯一的书称为“我的书”。只有这样的书才有可能为我们真正所拥有，只有这样的书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红颜知己、父亲和生命。不管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多少错字、缺页、漏损，不管它是一本发黄的历书，还是一本破烂的儿童歌谣集，或是某个怪癖的先人漫漶不清的手泽，只有这样的书才真正称得上是“我的书”。

在那些岁月里,我们是怎样在夜幕笼罩下怀着饥渴与秘密的激情无比心爱地摩挲和珍藏啊!如同荒岛上的鲁滨逊,他的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在仅存的文明遗物中依旧保留着一部书。他比我们大部分人幸运的地方还在于,他手头唯一的一本书是一部真正伟大的书——《圣经》。这是笛福与大自然合谋的结果。这同样寓示了一条真理,大自然总是保留着最后的仁慈,就像上帝为挪亚留下了一条方舟和预报洪水已经退去的一根绿色橄榄枝。

或许大自然就是这样一部书,尽管它没有获得一本书通常的物质外貌。——而一本书的绝对形式仍然在大自然当中!“光亮,孤单,无限,一动不动。”马拉美一直相信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这样一部书。伽利略认为哲学就写在这部不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宏大无比的书中。这本书的语言就是数学,那里面的字就是三角形、圆和其他一些几何图形,发明书写的人只是模仿了自然的符号。而一本书的诞生也只是出于偶然,书籍本身没有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赞同这样一种论调,读书并非绝对地为一个人所必需,尤其是读太多的书。塞内加曾把这种人称为贪食者和走马观花的旅行者,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敢吃,好奇心太强,则难免与孤独无缘。处处留情,却难得深情一片。总是掉一本,抓一本,读一本,忘一本,得到一本,错过一本,自然谈不上什么博学或饱学,顶多只能算贪学,而“贪学也是放纵的一种形式”。当塞内加听说有个叫狄迪莫斯的人一生写了四

本世纪的未定稿

会为他难过的。”这正是施宾格勒所谓“一种文化的晚期,即写得多、读得多的时期的劫数”。他甚至竟不无愤世嫉俗地认为,“一切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人都看不起那些以为世界历史是为才智、科学甚至艺术而存在的‘卖稿家’和书呆子,是有道理的。”

出书的诱惑实在太太,人们也早已失去了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耐心和勇气。现在还有谁会像老歌德那样穷尽一生的心血塑造浮士德博士,还有谁会像普鲁斯特将自己的后半生关在屋子里经营一部书,——一个作家一生都在期待这样一部书。梭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想制造一根手杖的人到森林里去寻找材料,跑来跑去,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中间多少年过去了,他终于找到了一根符合他心目中要求的树枝,就在他坐下来修枝打磨的时候,一个王朝覆亡了,他的手杖还没有造好,他就用这根树枝在尘土中记下了这个帝国覆亡的日子。

过去有所谓“一本书主义者”,倘若是因为才力有限或懒惰成性倒也罢了。我怀疑一个作家尽其一生是否能写出一部以上真正的好书。除去寥寥可数的几位大家,比如托尔斯泰(大约有二至三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三部左右)等。同样,一个人哪怕邓架三千、坐拥书城,我怀疑他是否能够真正拥有一本书。

叩
门
者
文
丛

尽管我不否认阅读的日子是幸福的日子,但或许就是在这种幸福中已经深深地埋藏了不幸的种子。我们的大脑成为任别人跑马的荒野,在平坦的荒野之下,埋葬的正是如

花美眷似水流年。蒙田的现代继承人阿兰针对一切读得太
多的人——也包括他自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人
要赢得‘一个多么博学的人啊！’这种赞誉，那是要花大量的
时间（并给别人的耳朵以大量的烦恼）的。还是让我们满足
于‘一个多么好的人啊！’这个称呼吧，虽然这远没有上面的
赞誉那样时髦……”

普鲁斯特则从另一个角度多次提醒我们注意读得过多
对作家人格与写作本身造成的侵害，以及由博学生的一种
漫谈的智巧，“因为这种智巧将我们真实的思想伪装起来
并且偷换我们真实的思想。错误的原因在于不理解天才的
独创性与谈话的毫无意义。”在《驳圣伯夫》中普鲁斯特一
再重申作家同这种智力的人在观念上的对立，从根本上说，
这种才智与文学上的体念意度是背道而驰的。普鲁斯特认
为，如果说谈话可以把我们的人格隐蔽起来，那么学问是一
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学问简直可以扼杀我们的人格。
这也让我想起了托尔斯泰对来访的高尔基的谆谆告诫：“你
念的书可真多呀！当心啊！这是有害的。”

另一方面，托尔斯泰也从未否认过阅读对创作所起的
积极影响。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仔细开列过一张从童年到
五十岁时“对我产生了印象的书籍”的清单。书毕竟不可不
读，先贤曾正告那些不学者，一个人不可能始终独行，而书
就是最好的人生之侣。就像那个学步的孩子，每个人都会
在人生的旅途中跟一本书遭遇——我将一个人一生中始终
未能遭遇一本好书视为不可思议和真正的不幸——世界就

本
世
纪
的
未
定
稿